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JUN 9 1989
DPA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44/305
S/20676
6 June 1989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四年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32, 34, 44,
63, 64, 66, 69, 72, 73 和 76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影响
中美洲局势: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威胁及和平倡议
开始进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
发展的全球性谈判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遵守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
执行情况
根据《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综合办法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 A/44/50/Rev.1

1989年6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89年5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苏联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对外政策部分。

请将该文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32、34、44、63、64、66、69、72、73和7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亚·别洛诺戈夫

附 件

1989年5月3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
“苏联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对外政策部分

同志们，苏联的改革一定会影响到我国的全部国际活动，但如果过去的对外政策一成不变，就无法实施这项改革。

外交政策路线的根本变化同新的政治思想相关。随着我们摆脱各种教条的观念，摆脱各种仅在当时正确但已不符合目前现实的结论，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就应运而生。

新思想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仍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之中。其主要的出发点是共产党第27届代表大会关于核战争和军备竞赛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结论和关于今日世界是不可分的一体和相互依存、世界矛盾性质与世界进程内容发生变化的结论。

新思想的基础是：承认人类利益与价值具有最高地位；以公认的道德规范为任何政策的必要标准；社会—政治上自由选择而排除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国家间关系必须非意识形态化。各国的社会制度尽管有着根本的差别，但现在各国都享有各种客观的机会进入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和平时期。

今天的现实是，看来还有许多事情未纳入新思想的主流。还存在着旧日的各种力量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因此，我们不能解散军队，放下武器。军事联盟也是如此，保持这种联盟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但老的方式与手段无论如何必要，也不应任其阻挡建设国际关系的新途径。这里才是重大政治决策的智慧所在，这是与改革运动相联系的外交政策的根本特点。现在，我们要在实际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许多事情已经习惯成自然，看来没有不寻常之处。如果一切照旧的话，那么今日将是何种局面？

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现在没有核战争的直接威胁。不同国家的人民似乎可以彼此正视而且意识到仇恨是荒唐的。核武库的削减已经开始。欧洲人已开始降低世界上最危险的军事对抗。我国已从阿富汗撤军并开始从各盟国撤军。国家已向外部世界开放，要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有其适当的位置并运用其优势。干扰我们切实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参与科学文化交流的限制和偏见已经消除。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面向全世界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情况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在双边和在区域和国际意义上的特别着重之点。

这首先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显示着社会主义世界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阶段。我们在访问伟大的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具有世界性意义。

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而且确实存在困难。这是各国所经历的复杂而矛盾的过程的客观现实。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克服困难的主要条件是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友好谅解、深切关注彼此的经验、需要合作并且愿意共同进行耐心的工作。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具备。

参与建设欧洲共同家园是我国外交政策活动的主要方向。基本的主张大家都已知道，已为公众普遍采用，并已进入谈判。已经确定了本着改革的精神、同参与赫尔辛基进程的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并逐渐在采用。

我国将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符拉迪沃斯托克路线。那里的任务更为复杂。已经决定了同许多国家的关系的议程和调子：善意、建设性、尊重。与其他各地一样，同该区域内的某些国家的关系我国将继续特别注意。其中第一个是印度。

我们都了解，苏美关系对世界政治具有最重大的影响。我们准备同美国在稳定而可预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并且随时作出进展，既要承前启后也要有新观念。

近几年来，我们发现有可能同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更密切而更具成果的来往。我们在与各个国家的关系中既有共同的问题也有特殊的问题。

我们最关切的仍然是同所有各邻国加强睦邻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审议并从法律上批准我国今后数年的外交政策方针。我认为其中应包括以下各点：

— 维护国家的安全首先应当依赖政治手段，我国的安全是全球安全与平等安全的一部分，通过非军事化、民主化和国际关系人道化，并运用联合国的威望与资源去达成；

— 应当通过谈判过程消灭核武器，谈判的目的是裁军和削减各国的国防潜力至合理的程度；

— 不容许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而达到任何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必须在同别国的关系中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以取得利益均衡而消弥对抗为目的的对话和谈判，应当是处理国际问题和解决争端的唯一方法；

— 我们赞成根据互利、平等原则使苏维埃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赞成积极参加制定并遵守当前国际分工、科技交流、贸易的规划，并同一切愿意参与的国家合作。

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过去，我国外交政策有时候在做法上与我们宣称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崇高原则背道而驰。有些专断的行动对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也对我国的国际威望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中自以为是的领导制度和秘密决策的特性造成的。

我们要重建政治制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除这种做法。从今以后，所有重大外交政策都应当在最高苏维埃及其各委员会中彻底讨论之后才能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例如与盟国关系政策，有关签订重要条约的政策，应当送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核准上述各原则不仅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国内外政治上的巨大意义。

西方人并不是人人都相信我国的新路线是长期的、不会变的。我们国内也不是人人都理解根据新思想出发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真义。有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手段，是暂时的迂回，甚至是对西方的让步。

所以我要强调，我希望代表大会同意这样一段声明：这是我国确凿无疑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代表苏维埃人民的利益，并深信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大会提议由大会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发出一份文告。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世界各国人民。
